

大众周末

地理志



大石崖：玄奘经过的最高山口。



侯杨方带领的团队制作的丝绸之路路线图。



玄奘笔下的公主堡如今只剩下两堵破碎的城墙，由于石头风化，100年前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拍照的地方，现在已经无法站人了。

周末人物·中国新闻名专栏

近年来，复旦大学教授侯杨方和他的团队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他们深入帕米尔高原，穿越时空，循着当年驼铃阵阵的商队和玄奘西行的路线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还原出真实的古丝绸之路。这是近百年来人类首次对丝绸之路进行精确复原。他认为，丝绸之路的实质是道路，而不是散布的一个个遗址、景点、城市，只有道路才能将这一个个点贯通，这才是丝绸之路的魅力所在。

侯杨方：丝绸之路一直活着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 张环译



侯杨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。

卢昱/摄影

是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最大的、根本的差异。”

理顺帕米尔的巨大山结

“玄奘是帕米尔路线最早的详细记录者。他的《大唐西域记》写得像一部详细的考察报告，记录他每段东南行多少里，东北行多少里……从头至尾都记载着里数和方位。”侯杨方如是评价。

在今天看来，玄奘写西域游记是唐太宗出于政治目的而授意。“玄奘情商很高，他跟高昌国和西突厥的领导有来往，接受他们的帮助，这在唐朝是叛国，这些内容他一个字没写。唐太宗要了解的是唐朝军队还没到达的地区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玄奘是一个间谍，《大唐西域记》是一项国家项目。他对丝绸之路描写得特别详细，完全可以重复。”侯杨方介绍道。

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，西方人仍把《大唐西域记》翻译成法语和英语，因为他们发现1300多年前的《大唐西域记》仍是当时关于帕米尔高原最靠谱的资料。在西方学界地位极高的考古学家、地理学家和探险家斯坦因，是玄奘的铁杆“粉丝”，撒开他带走的大量敦煌文物不谈，他在1900年至1931年中进行四次中亚考察，某种程度上是受到玄奘的感召，他最后一次怀揣《大唐西域记》到中亚考察时已经年近70岁。

“大唐西域”让玄奘魂牵梦绕，也激发着侯杨方的好奇心。侯杨方与帕米尔结缘也是一次邂逅。2011年7月，他前往乌鲁木齐参加中国地理年会，会议结束后，他和另外3个同行径直去了神往已久的帕米尔。“帕米尔可以说是我见过最美的地方，历史和人文的故事跌宕起伏，在中西交流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。这些可能是促使我作这方面研究的原动力。”

展开帕米尔高原地形图，海拔六七千米的雪山包围之下，海拔三四千米的谷地纵横交错。其中大的谷地有八个，分别盘踞在中国、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境内。在当地话中，“帕米尔”是“山间谷地”的意思，因而这八个大谷地也被称为“八个帕米尔”。

“它(帕米尔高原)看似是东西文明的阻碍，实际上却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，是文明的通道。”侯杨方介绍道，中国的汉传佛教就是从帕米尔过来的，犍陀罗艺术是从阿富汗、巴基斯坦过来的。“玄奘去过听音迦国，他说山崖上有很多岩洞，两千多年的佛窟今天去看还是与他的描写一样。”

“玄奘究竟从哪个山口过去、怎么翻越的?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，虽然记载了他行走的路线，可随着时光的流逝，这条路线早已模糊不清，无法在现代地图上定位出来。”侯杨方怀着好奇，检索了大量中外文献，发现大家对高原上一些重要的地标及其经纬度，都没有确切的说明。

“以往的研究大多是一个个点的考古发

掘。比如这里有几尊佛像，那里有几处遗址，然后假设丝绸之路可能就是沿着这些点经过，这不是没有可能，但这做不到一条完整的线路的还原。”侯杨方说。

帕米尔上高海拔的山谷纵横交错，只有理顺了这个巨大的山结，才能完美清晰地呈现出丝绸之路的真实模样。由此，侯杨方开始着手复原丝绸之路之路，“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学科需要一种发自内心的热情，而不能跟着课题跑。当然，为了解决问题而去作相关的研究是需要的，但刻意去迎合，不仅感动不了自己，更激不起民众的关注和热情，反而有时会沦为谋利的工具。”

“波河而行”的水陆联运

从玄奘到《西游记》中的唐僧，人们总在给历史涂脂抹粉。真实的历史镜像中，玄奘于公元627年，决定孤身西行，寻求佛法正解。当有人告诫他西路艰险时，他回复说：“不至婆罗门国，终不东归。纵死中途，非所悔也。”

一提到玄奘所走的丝绸之路，许多人脑海中自动浮现出来的是一个唐朝和南骑骑着骆驼、翻越巨大沙丘的画面。然而，通过实地考察，侯杨方认为，这幅图景虽颇具浪漫色彩，但在古代丝绸之路之上却并不常见。

丝绸之路到底怎么选路线?侯杨方介绍，只有身临其境，才能更理解古人如何选择。在高原地区，路线的坡度不能太陡，山口也有刚性约束，别无他路可走。数千年来，地形地貌基本没有变化，很多路线依然被当地人反复穿行；而在平缓地带，古代商旅是“波河而行”。

“在古代丝绸之路之上，除了要有随时补给的草、水也是至关重要的物资。水源决定了道路的走向：水量丰富的绿洲和草地等，如同古丝绸之路上的节节链条。泉水、河流、湖泊等本身就是重要的地标。烽燧、驿站等往往沿着水源点分布。玄奘就曾因口渴而偷水喝，被唐边防军抓住。”侯杨方说。

在今年初夏的考察中，侯杨方发现，除了满足人畜饮用水之外，沿途的大河、湖泊还支撑起古丝绸之路之另一种交通方式——水路运输。

当时交通路线恰恰避开沙漠，如从敦煌前往楼兰的途中，行人尽量绕开酷热的沙漠——库姆塔格沙漠，宁可选择在高海拔的山间谷地中迂回前行。一路上，唯一的例外是无法绕过的三垄沙，该地的沙丘高度只有10—20米，通行并不困难。

水陆联运，在从敦煌到楼兰乃至更西地区的路途中，可能曾非常典型。沿着疏勒河向西，可以到达距今敦煌城西北约90公里的大方盘城(汉代的河仓城)；而曾被称作“蒲昌海”的罗布泊，总面积可能达到一万多平方公里。塔里木河、孔雀河、车尔臣河、米兰河等河流都曾注入罗布泊，由此构成庞大的水上交通网络，利用舟楫之便，通过水路运输箱重和

人员曾是丝绸之路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。

楼兰地区的土垠遗址，即西汉时的粮仓居卢仓。在遗址中，侯杨方所在的考察队找到了昔日的码头遗址。侯杨方认为，当时土垠在这一地区的地位有些像今天的上海：扼守着孔雀河注入罗布泊的“入海口”，逆河而上可到达连通南北疆道路的焉耆等地。

直到20世纪30年代，斯文·赫定在新疆的考察、探险中还在使用水运的方式。在斯文·赫定考察队所留下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：人员、骆驼乃至汽车都通过大型木筏运输。这些历史照片证明当时这一地区河湖水量之大，也可以证明这段丝路上的水运曾繁盛一时。

玄奘的记录准确惊人

在玄奘的记述中，曾多次提到东归穿越“葱岭”时“经危履险”，以一般商队的速度，跟随商队的玄奘横越帕米尔需要3个月的时间。

据侯杨方介绍，玄奘是在春夏之交进入大帕米尔的，彼时天气尚寒，走完时正值初秋大雪封山前。他在穿越“波迷罗川”即大帕米尔时，看到的情景是“据两雪山间，故寒风凄劲，春夏飞雪，昼夜飘风。地碱卤，多砾石，播植不滋，草木稀少，遂致空荒，绝无人止”。

玄奘的诸多经历，侯杨方都亲身感触。在历次考察中，他胆大心细，数次靠着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敏锐的临场判断逢凶化吉，让他在团队中有了“疯教授”的外号，也有人调侃说他是“玄奘附体”。

据侯杨方考证，玄奘的帕米尔之路自西向东是从伊什卡希姆经瓦罕谷地，过昏驮多，沿帕米尔河至大帕米尔并穿越后，直抵雅尔特拱拜孜，经吉什尔腊布特至排依克山口塔吉克斯坦一侧，之后至公主堡，北上石头城，再折返东南方，越过坎达尔达坂的大石崖，经过粮舍罗，出艾瓦河口为止。

“玄奘在帕米尔高原上的故事大多发生在较富庶的农业区，如瓦罕谷地、瓦恰、塔什库尔干河谷地带等。这些地方海拔略低，气候适宜，河水漫流，是古代文明聚集、交汇、碰撞与融合的区域。”侯杨方解释道。

“我们到达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交界的瓦罕谷地时，正值秋收，居高远眺，田野里一片金黄，农人忙碌田间，耕牛缓缓经过，一派桃花源景致。”侯杨方说，这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补给路段，水量充沛的喷赤河和绿洲在此孕育出许多文明古国，《大唐西域记》中记载的达摩悉铁帝的都城昏驮多，19世纪瓦罕国的都城卡拉喷赤，其遗址至今仍然可见。

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，玄奘记载了他路过时当地佛教寺院和僧人已然寥少的景象，但当地幸有那时的佛教遗存。在距离“Yumchun”城堡不远处的Vrang村，便幸存一座宏大的佛寺遗迹。一个英文流利的男孩带着考察队从田间绕上山坡，来到佛塔。佛塔呈方形，共五层，外围有土墙围护，可见当年建筑规模相当宏大，塔顶是一块印有足迹的石头，当地人传说这是佛祖的脚印。

“玄奘的语言非常简洁，他竟然花了四百个字写一段羯盘陀国的八卦故事。”侯杨方介绍说，当玄奘翻越排依克山口回到现在在中国境内后，来到羯盘陀国(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县境内)公主堡。

公主堡坐落在县城南约70多公里的古丝路要冲悬崖上，海拔3000多米，是中国目前所知最高的古代城堡之一。玄奘仰望着“极危峻”的城堡，听到了流传甚广的“汉日天种”的传说，便绘声绘色地用四百字的篇幅记录下来：传说波斯国王娶了一位汉族公主，迎亲队伍回到这里，因战乱遇阻，找到一处孤岭危峰住下，周围严密禁卫，任何外人不能上山。不想过了3个月，公主却有了身孕，迎亲使团十分惶惧。据公主贴身侍女称，每天中午，有一个俊伟男子从太阳中骑马下来与公主相会。迎亲使团无法复命，就在孤峰上筑城，自此川中东南500里，皆为羯盘陀国。公主至期产子，是为羯盘陀国的开国国王。

在漫长而枯燥的旅程中，各种趣闻滋润着商队和玄奘的生活。而个性鲜明的玄奘，言辞犀利，心中所想也毫不掩饰地流露笔端。他批驳帕米尔上的居民，尸弃尼国的人“形貌鄙陋”，羯盘陀国的人“容貌丑弊”，达摩悉铁帝国的人更惨，被描述为“人性狂暴。形貌鄙陋，眼多碧绿”。玄奘知书达礼，自幼“非雅正之籍不观，非圣哲之风不习”，自然看不惯



玄奘东归时路过的杨树。(注：本版资料片均为独家发表，由侯杨方本人提供。)

蛮荒之地的人文风俗，一概斥之“俗无礼义”“不知礼义”“不知善恶”。

“1000多年过去，我们在塔吉克斯坦的霍罗格，也就是玄奘所说的尸弃尼国，感受却完全不同。当地人是白种塔吉克人的一支，年轻女性大都是瓜子脸、高鼻梁、深眼窝、大眼睛，男性不乏帅哥，千百年来人种演变不会天翻地覆，可见玄奘是以东方审美观为评判标准的。”侯杨方解释道。

玄奘东归两年后，才着手写《大唐西域记》。他能对十几年间的行程和见闻记忆如此准确，想必有记日记的习惯，而对方位的记录可能是他在一开始便计划好的。他以超越那个时代的意识，记录了行走过程中的路线走向和距离，实属罕见。

“我们在数次考察中，均对玄奘所记载的距离作了大致估计，发现有些路线有惊人的准确性。他从羯盘陀国都城东南行三百余里，至大石崖，经考证从塔什库尔干县城(石头城旧址)东南行，翻越乌古里亚特山口至坎达尔山口，里程数为130公里。”侯杨方说道，在考察中，他曾数次遇到转场的牧民驴队，驴是当地最主要的运输工具，大规模驴队载重行走的速度每天约为20公里，玄奘回国是随商队行进，也许他正是据此估算出每一段路的总里程。

“一带”是海上通道的天然备份

侯杨方带领的考察团队，如今已上传更新了玄奘、卡拉其古、纳兹塔什、英吉沙喀什、蒲型驿道、莎车-若羌-丝路南道、陕甘、罗布泊、巴基斯坦等路线，后期还将分享更多数字化内容。

读书行路，知行合一。侯杨方用脚步重新丈量着丝绸之路。在他看来，丝绸之路的实质是道路，而不是散布的一个个遗址、景点、城市，“只有道路才能将这一个个点贯通，这才是丝绸之路不同于一般散布的遗址、景点的魅力所在。”

丝绸之路依然活着。在侯杨方看来，国家“一带一路”战略的提出，主要是以经济、文化合作的方式，运用传统“丝绸之路”的概念，打历史文化牌，为政治、经济服务，以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和游戏规则。

现在中国的最主要能源、贸易通道还是走“一路”的海上通道，特别是印度洋、马六甲海峡、南海，一旦政治局势有了不利的变化，很容易被切断；而“一带”沿着传统丝绸之路，从陆路(铁路、公路、管道等)通向欧亚大陆的腹地，是海上通道的天然备份。

对于丝绸之路的建设，侯杨方首先谈到安全，与中亚国家在安全、反恐方面进行协同合作变得非常重要。近年来，境外的恐怖分子渗透进新疆，囿于地理环境的刚性约束，他们要翻越当年丝绸之路经过的山口，走传统的路线。“在帕米尔高原和边境考察有一个重要特点，你只要发现这个地方管控得最严，边防军最多，那一定是最重要的路线。如果山脉非常险峻，海拔六七千米，那根本不用人守着，你上去就是自找死路。”

在侯杨方看来，无论是历史的丝绸之路，还是今天的“一带一路”，它的精髓都是互联互通，以及一个前提，互信。只有互信才有互联互通，各国、各民族在经济、文明上的交流、融合。而“公共外交”一词也多次被侯杨方提及，这缘于他在中亚考察时的感触。在斯坦因、斯文·赫定都去过的帕米尔深处山谷里，有一个叫巴什拜孜村的村庄。

“整个村庄的公共空间围绕一口压水井展开。当地男女老少都知道，这是日本人给他们打的。除了水井，每家每户还发了一个很结实的铁皮桶，用来打水。日本这种民间的草根外交很成功，而且深入到村中每家每户的心里去，形成了一种群体记忆——因为每天都要去打水，围绕着水井聊天，都会知道水井和日本的关系。”侯杨方说，这种通过民间团体、NGO或者志愿者进行援助的方式投入非常低，但取得的效果非常好，就如同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整个社会的肌理中去。